

# [暫時停更] 《係車廂跳其實向前 咗---科氏力秒回車廂》

作者: 月映海棠

Powered by [紙言](#)

# 秒回車廂01

話你知,作為一個廢柴大學生,走堂自然係佢地  
日堂---好啦我係到俾藉口自己。不過又唔係  
甘講,邊個叫我個group有個 free rider,份  
project我一條友真係打唔掂! 算la走堂費時兩  
手空空去獻世。反正無地方去,咪去筲箕灣睇  
吓我老媽子重係唔係到。好死唔死,部電話無  
電。唔緊要我有帶尿袋,但我再抄抄袋就發  
現,shit! 我竟然無帶線。世界上最遙遠既距  
離莫過於我有尿線,但就無線幫我同佢  
connect在一起! 算! 我擔天望地,居然俾我見  
到,車廂頂有顆檸檬糖?! 我無聊想擺但又唔夠高,  
踎起少少哎都唔夠,無計, \*我跳\*  
嘩突然我成個人好似比拉扯甘,向前拉拉到我  
就快身首異處,然後我就拍一聲跌咗地。不過  
更嚇人既事在後頭。

「咦又係你遲到窩穆同學!」呢個咪係  
professor Lam?我明明係車廂,點會係大hall?!

當我重未回魂,Kassie馬上拉我過黎:「唔好  
意思professor穆蘭尋晚開夜車開傻咗!哈哈!」

「睇來穆同學你係玩到喪先唔夠訓! 算la今日  
係你地哲學系最後一次group project!  
PowerPoint上有曬指示,今日1700前email個

group list俾我！上堂啦！」喂喂喂等等先依加

算係咩情況？！我迷糊糊先坐返去位,抄出手機

上面顯示：2018年10月7日13：00

我好記得,上一秒我係2018年11月7日17：00去筲箕灣  
既車廂,點會下一秒就返去咗7/11？

返去咗？

返去咗！

我秒速拉住Kassie：「喂今次我地一grp,拉埋班學霸去！」

「吓？但你平時就對佢地嫌三嫌四,今次？」

「project要緊啊！」

見就見佢地係薯咗D一條條書蟲但至少唔會走佬。個班人係playful d  
但偏偏講就天下無敵我先唔會要自己GPA搏飛。不勞而獲，今次真係不勞而獲。正諗住問佢地做成  
點，佢地轉過頭已經連報告都交佐，果然係新隊友。自己GPA終於過3。可惜我check過往後再無gr  
oup project，咗唔高個GPA，遲早連third honor都無，重係乞食科，點搵工啊？

唯有...哼哼哼

今日係2018年11月8日我唔記得係邊節車廂，但點都要試。反正無人知我後悔而恥笑我。搭正17：0  
0我行入去，坐一到盯住個天花板，果然

佢出黎啦！

又係顆檸檬糖，我果斷一跳，個人再次比人拉扯甘，

「拍」一聲我就跌佐去同台。咦點解牆上d廣告同我跳之前一模一樣？唔會我做少佐？我望手機---好  
彩掂佐已經係2016年7月12日而且未到5點YEAH!!

重趕得切！我即刻搵個位坐低填表。今次，我唔會包頂頸揀哲學，緊係揀hotel management啦！

搞掂！再抬頭，見到一對母女---個女應該行到累，扭眼訓，但個媽隻手整親，唯有拎粒檸檬糖安撫  
佢：「乖食完呢粒糖，爸爸就會黎搵你。」

嘩好熟悉既大話！不過我都走過去：「太太我幫你抱吓佢。」

「唔該。」

「咦太太你都買韶華糖廠d糖。」

「係啊阿蘭鐘意個廠出既檸檬糖。」

「但你應該清楚知道，佢阿爸早就已經死佐」

個媽呆一呆終於正眼望我：「因為我接受唔到。」

「甘你唔可以扼佢？！，就算無佐阿爸，我地重可以撐落去！」

「你估甘易？生活d野我搞唔掂，我又要保住糖廠，我可以點？」

「甘你個女，佢重需要你！」

個女人靜佐

「糖廠同個女，你揀邊個？」

「糖廠。」

好，好，一下子保持唔到平衡，眼前從前漆黑一片。

## 秒回車廂02

今日係2016年7月13日。我已經決定佐，從頭開始。  
行入去，坐定，跳起，拿糖。我就比人拉扯。我現正身處2005年一個深夜，眼前就係韶華糖廠。我早就準備好，點起報紙，提起汽油，徐徐將呢個糖廠葬身於熊熊火海。

要你揀我，好易姐，一開始無得揀就得囉！  
好搞掂佐，但係...死火我點返去？！無可能好似上次甘慢慢等返去原點！  
今次...真係大滯啦。

「唔好啊！你地重唔去救火！」  
「啊君你冷靜d！穆蘭已經無佐爸爸，唔可以無佐媽媽！」  
「呢個係我同阿文心血！」  
甘就緊要到可以放棄個女？  
「其實...又唔係唔可以放棄...但老爺迫我要將穆蘭過繼俾你，再加繼承個糖廠，先願意繼續養阿蘭。」  
」

OMG

OMG

**OMG!!!** 點解係甘？！我D手手腳腳變...變透明？！我成個人係甘抖，左手竟竟然穿過右手！唔好啊！停啊！

## 停啊！我重未見阿媽最後一面, 佢重係2018年11月7日醫院等緊我...

「阿女, 對唔住, 你返黎啦, 我想見你。」  
咦，點解...我又係翻事廂？幾點啊？電話電話...我郁唔到！  
去到呢一刻，  
我先用僅餘郁到既眼珠，一見就係一整排安靜端正既公仔！連Toby同Erica都係到。佢地竟然同我一樣只郁到眼珠。唔同既係，佢地早已係一臉絕望。  
呢個時候，有個中年婦女行入車廂「救命！救命！」Shit連聲都出唔到。唔係窩，佢咪係阿媽？阿媽！  
有個穿着一身白西裝男人：「歡迎光臨科氏力秒回車廂，吓係你？！」  
阿媽？  
「我個女點解會變成甘？」佢伸手指向我。

「你知加每人只可跳轉一次，人類係要為自己貪心付出代價，呢個就係你要付既代價。」

「係我, 係我唔要佢, 先搞到今日如斯田地！」  
阿媽唔係你, 係我...

「如果可以, 我肯放棄投胎, 只要佢可以行出呢個車廂！」

阿媽!!!

「好，一言為定。」

---

-----2028年8月3日 韶華糖廠主題酒店

「穆小姐, 科先生我已經將佢安排係貴賓室。大門徐徐打開,wait, shit ! 係佢?!  
我吸口氣「關門啦」「係」

「想唔想救你啊媽？」

「想」

「好，歡迎你成為科氏力秒回車廂新一任管家」

---

-----  
「好啦林太太我已經講完我既故事, 你要幫邊個買一次跳轉」科氏力秒回車廂管家穆蘭笑住問

# 何時再相知01

---其實,唔信你,先係痛苦開始---

林太笑番轉頭望我：「甘你講呢個故仔係勸我咪揀跳轉？」

「當然...唔是啦！」傻子，話俾佢知咪做唔成交易！我看著牆，我要嚟到一百個懷錶先可以救到阿媽。唔通自己拆招牌咩？！「我係勸你善用跳轉姐哈哈。」

「oic我係自己跳」

「好甘先俾你睇吓我地跳轉三大原則,你再揀去咩時段跳轉。」

「好。」

跳轉三大原則：

- 1.不可得知所付之代價
- 2.只可跳轉一次,否則後果自負
- 3.為人買跳轉不可選擇跳轉時段。如有善用,必有重賞

「好甘我明白，就跳到2025年6月11日。」

我抄出懷錶調時間，「咪住等等，呢日咪就係雞蛋花事件發生前個日？」雞蛋花事件，2025年6月12日，有個重度昏迷兼被性侵既女仔被發現躺卧係雞蛋花樹下，後來唔知點解引發雞蛋花學運，搞到韶華糖廠主題酒店差點夭折，我自然記憶猶新。「個女仔叫Kristina，係我 best friend」

「所以你要撥亂返正？甘就好啦個時差d 搞到韶國要出禁軍，好彩恒心實業先保得住閣酒店。」

「恒心實業？」「啊有咩特別？」林太笑住搖頭：「無。」

「好事事不宜遲，你返去係17：00搭開往筲箕灣既地鐵，抬頭見到一朵雞蛋花跳起撞住就係。」

「雞蛋花？」

「信物隨機姐。」

-----林太視角-----

我叫Rose, 現加依足指示，係17：00搭開往筲箕灣既地鐵，總算返到去。

現加係2025年6月11日10：00, 係呢日1730

Kristina就失蹤，第二日就...我馬上打俾Kristina，約佢今日出街。今次返到原點，自然不會再容詳有風雲色變一刻。

「喂KK今日我見HANA出佐新一個系列，係雞蛋花系列，你之愛，快d出黎啦！」

「但係我今日...」

「Objection呢個係best friend要求。」我唔會容許再失去你。

之後成日我同佢係糖黏豆，行到天仁茗茶佢先話：「Sor啊Rose我醒起頭先重未幫八達通增值，你去買飲，我陣間會合你。」

「好」趁呢個空檔我借住當時依舊女朋友既身份，同Jack 吹水。自從呢一齊我地已經係don' t talk anymore

「兩杯珍珠奶茶。」「唔該...等等依加幾點？」「1530啊」

咪住我豈不是等佐足足15分鐘, Kristina重未返? 就算係增值, 唔可能如此之久。我急忙提住飲品去Seven, 結果小小既Seven一眼望盡

唔見Kristina...

保持冷靜, Rose「你地見過女仔?」「有啊, 佢拿起一包薯片諗住買時, 有個男人行過行過, 佢就跟住男人走啊。」「甘佢似唔似被迫跟人走?」「黏線加! 你覺得係呢到有可能捉走佢?」甘又係, 熙來人往。

突然, 我全身一抖, 今次唔會又係傻佬?!「唔好意思, 我想問問你, 個男人係咪戴頂墨綠色漁夫帽加件黑色衛衣?」「係啊喂你又知甘你地識加啦!」

識加啦  
識加啦!

正正因為Kristina識傻佬所以...不論係之前定現加, 先俾傻佬捉走! 唔可以俾佢入學校! 我傳訊息俾傻佬:「阿Lu KK 今日佢之前約去 MoonBar飲杯, Jack同林景仰都去, 1800, 記得唔好甩底!」  
「啊...啊好好好!」我隨即打去999, 我已經係訊息加哇tracker, 傻佬你今次, 唔可以逃之夭夭啦!

「Rose你唔好再扯頭髮, 警方已經查緊!」  
「都係我, 唔夠謹慎, 所以...先搞到甘。」已經係2130, 點解...重未搵到Kristina, 岩岩警察先話連tracker都失效! 林景仰倒係鎮定:「可能佢自己行開佐姐。」我忍唔住出聲, 站起身:「我知你想點, 就算你唔like key佢, 你把口可以甘毒咩?」

Jack恐怕從未見過我甘既畫風「Rose發生佐咩事?」  
「我怕...用人借此事...劍指...{學生公約}」  
今次論到林景仰站起身:「你講咩?」

未到大家反應, 警方終於有消息, 「梁芷凝小姐, Kristina倒卧係雞蛋花樹下, 重度昏迷, 有被性侵既跡象。」

又係係雞蛋花樹下。  
跳轉前 2025年5月26日  
Kristina:「好煩囉條Hi Hi成日wts我, 已讀都無用!」  
Rose:「唔好甘話傻佬啦。」  
Kristina:「今日重要俾我捉到跟蹤我, 死變態!」  
Rose:「唔係, 你多心姐!」  
然後, 就係Kristina下身上, 發現傻佬既....



## 何時再相知02

我下意識同警察講：「一定係傻佬做，你地快d去捉佢！」四周的人馬上投來奇怪的目光，「你如何判斷係傻佬做？」Jack問。我當然唔可以告訴佢Kristina下確實有上傻佬既精子...

「當然唔清楚，不過Kristina失蹤前跟住男人走佐，個男人戴頂墨綠色漁夫帽加件黑色衛衣，同傻佬今朝衣著一樣。」

林景仰頓時點頭：「甘睇佢真係好有嫌疑，你話佐俾警察未？」

自然話佐，但願未俾佢入佐學校裏面

「特別新聞報導，特別新聞報導！」我地馬上急步走向沙發坐低「據警方消息所指，大學姦傷案疑犯羅大佬逃入香然城大學，因應{學生公約}，警方未能入去拘捕疑犯。」

我站起來：「我早就話係佢，Jack你快d聯絡學生會幹事們！叫佢地一定要盡力搵出傻佬！」

「你唔好話俾我聽你諗住交出傻佬？疑點利益歸於被告！」

「Jack我知你有讀law既執著，但你仔細諗吓：一個無辜女孩被毀清白，兇手逍遙法外皆因{學生公約}」

「你意思係呢件事人為？」林景仰問

「唔係！」我答「係有人借黎過橋！呢個公約其實有唔少敵人但佢係自佔中以來學生們最後保命符！」

「甘都唔可以交出傻佬！」

「如果交出佢可以免大家於危險又保住公約，我在所不惜！」

Jack頓時無言，林景仰話：「學生利益係最重要，萬一唔係佢？Rose我知你一心為Kristina但你都唔可以甘。」

Jack直接轉身唔理我，我嘗試拉住Jack：「Jack你聽我.....」

「特別新聞報道，特別新聞報道！政府宣佈，因應大學姦傷案，行政會議現正草議{學生公約}緊急修訂案」

好啊我最想避既，此終都發生佐：)

「Jack難得你今日day off 不如去MoonBar飲杯？」

「好。：)」

我同Jack肩並肩行，佢檀香既氣味充滿住我鼻，今我安心，我地已經好久好久無甘平靜同佢一齊行。就算外面橫風橫雨，但願你我依舊澄明。

「Rose上星期我地學生會已經發起過一星期罷課，俱願政府依舊將修訂案擺上立法會議程。」

我知，唔好再浪費時間講la

「遊行罷課二百萬人出黎都可以無動於衷！」

甘又可以點？反抗唔到就享受la

「無辦法，和理非搞唔掂唯有勇武！」

「唔好啊！」我話

Jack面開始黑面：「頭先我咩講你都唔理，一話勇武你就出聲，你係咪想個修訂案過？」

「當然唔係！但郁手郁腳就唔好！」

「你自己都知，已經和理非佐成個星期都無濟於事！」

佢再細聲：「我地諗好佐，聽日衝立法會。」

「吓！唔可以！就傷人流血，件事重更加不可收拾！」我再話「佔中之後再有衝擊都徒勞無功，徒添撕碎！你要睇重有無咩方法...」

「你話呢？重有方法？我地發瘋都係迫出黎！！！」

大家都望住我地

「Jack呢d野...」

「你想講唔重要啊，甘我地搵回先再去MoonBar」

望住佢背影

又搞到甘

-----  
-----

如果你可以選擇回到過去，係咪可以杜絕痛苦既根源？

我唔知，但我想起：只可跳轉一次，否則後果自負。電話顯示：香然城大學學生會會長宣布今晚將聯同其餘七大發起罷課，以示對{學生公約}緊急修訂案抗議。圖片中顯示大列列既---學生公約！勢死守護！

雞蛋花學運已經拉起序幕，如果再浪費時間，今次跳轉就真係白果！我扭身，去搵傻佬！

我漫無目的行，竟然個tracker有反應，係carteen地下室。我係去到，但無權限係入唔到！唔理先行佢入去！點知更令人驚嘆，傻佬企佢係地下室門前。

「你入黎先，我同你解釋清楚。」傻佬罕有吐字清晰「好。」

「話你知，我真係無搞過Kristina。」

「唔好講笑你之前先...」

「之前先係甘追住Kristina，但真係等於我上佢？」

「但...但係佢跟佢個男人走，個男人就係同你同一款衫？」

「甘你見到個男人真容？」OK u win

「係我毫不知情，直到有人話俾我聽我會因為件衫出事，跟住你send message我就知出佢事。後來佢叫我走入香大，remove 佢個 tracker，入去地下室避難。可惜入佢黎我再搵個位兄台，佢已經已讀不回。」

所以我再開番tracker，我要出番去。」

難道呢一切並唔係真相？

「傻佬俾你同個位兄台既聊天完錄睇睇。」「好。」

## 何時再相知03

我從來沒想過,原本林景仰先係一切既始作俑者。我wts問佢係邊,佢話係Moon Bar

「在那等我,別走！」

「好。」

我再看手機:據昨日消息指,警方向衝擊立法會既示威者施放催淚煙,及後因應未能成功驅散示威者...警方發射出布袋彈...

點解都係避唔到?!點解一開始唔聽我講!

唔好再有人受傷,真係唔好啦!

然後

我刷ig見到堂然幾隻大字

前線醫護人員證實,一名青年男子中彈,已喪失左眼視力

#factchecked

#還眼

唔會掛?無咗隻眼窩?可能又係假新聞

咪住個男人甘熟口面?

佢咪就係...Jack?!

Jack聽我電話!我邊跑Moon Bar邊狂打call,全部一陣陣盲音就轉入留音。聽我電話,快d啊!!!

我唔信你有事,你亦都唔可以再出事

終於去到Moon Bar

「林景仰！」

他淡定甘望住我:「你終於黎到。」

「唔好再扮嘢!林景仰!一齊都係你既陰謀！」

「你又知？」

我大喊:「係你,搵人著同傻佬同款衫令大家誤會KK被拐走;係你,串通KK,做成KK被侵犯假象,係你,借Jack既手將學生推向萬劫不復既深淵,從而獲利！」

嘩然四起

「點可能?佢不黓都好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佢唔會甘賤格！」

「係咪有人想屈佢？」

「絕對唔係,確有此事」

大家望向傳出聲音既門口,企係到就係Kristina

今次我想通咗一齊。跳轉前爆出雞蛋花學運,大家集中火力攻擊政總警署,死傷無數依舊不得要領。林景仰就以領導失敗為由罷免學生會會長Jack,然後成功繼任。任內成功推動校董會改革,令當中會員多為恒心集團員工。反對派再無回天之力。後來嫁入林家,我先知道,林家先係恒心集團主心骨。

---

「原來一齊都係林景仰同Kristina既陰謀。」Jack訓係張病床呆咗

「好彩我最後都諗到加上Kristina好彩醒到---精子都可以造假,我都哭笑不得。」

「Rose」

「唔？」

「我知今次隻眼...」

「我知你擔心我又阻你！」我拍拍Jack肩頭「兄弟爬山,各自努力LA！」

政治,其實從來都無我諗得甘純粹,因利而聚;因利而散(正正因為林景仰令Kristina,佢先會反骨)不過但求有人有d信念,如黑暗中有點光,永遠都會有希望。

# 雙生花•傷心生01

-----世上一切,本就係一場笑話,何來既痛苦---

我叫穆蘭,為咗救我阿媽而黎咗呢到做管家。所謂管家,不過係打雜。你睇我咪又係到抹公仔,又話好容易就有人幫襯,結果轉咗三個鐘都未見有第二個客,呢到一個鐘就代表一個月,它甘究竟我幾時先儲到100個懷錶?!

「做人唔好甘碎碎念啦!個邊d公仔重未清潔好!」

「係啦煩死啦!」

「你睇你成日黑口黑面之前點run間酒店啊?」科先生又日常吐嘈

「要你管!」

好彩今日終於唔駛無無謂謂吵一場。隨著車門打開我•終•於•見•到•我•第•二•個•客!人生何之喜悅!佢戴著頂棕色貝雷帽+一副黑超+件碎花白襯衫+條海軍藍針織長裙,一躍而現既仙氣女神。我都叫閱女無數,尚算鎮定開場白:「歡迎光臨科氏力秒回車廂,你想做咩既跳轉?」

她只係拿出一個平安符:「佢叫我搵科先生」

「啊我係,有咩可以幫到你?」靚女叫你就閃甘快,狗公!

「係甘,我想跳去2014年10月1日搵一個人。」佢一除黑超,我激動到捉住佢隻手:「原來你係天使大大!」

天使大大 25歲 天秤座 2025年最紅既YouTuber 自小已經代言各類產品,只要佢推,個個必然前呼後應帶貨成功率絕對既100%

份人熱情大方 重熱心公益 係宣明會其中一個代言人

「你要搵邊個?小使節(粉絲應援名)一定全力以赴!」

佢握著我既手:「多謝你啊!邊稱呼你?」

「小蘭!」

「小蘭,其實我要搵一個人,佢係我失智既哥哥,佢就係個日車禍死咗...」

「但係佢陪陰魂不散?」科先生插口

「請你唔好甘話我哥哥」我頓時瞪著科先生一下「媽媽夜夜夢見佢鬼魂心有不安,所以...我想返去帶哥哥返地府投胎。」

我雙手捉著天使大大:「我一定會幫你!」

科先生:「甘好你就陪佢跳轉。呢到係跳轉原則,你先睇睇我有d嘢想同穆蘭講。」講完就拉我走

「科先生我係想幫手但跳轉唔係只許一人做?」

「係就係,但今次涉及到搵鬼魂,多個人安全d,呢到係探魂燈,一照就搵到失蹤鬼魂,呢本係尋魂手冊,有咩唔明就check,最後...」佢壓低聲,悄悄塞我一顆檸檬糖「你既信物,緊急先好食,可以帶你返來。知道嗎?」

「知la!」

2014年9月31日 1701 開往筲箕灣既車廂

我意外的看著天使大大:「唔係去找你哥哥?要搵你哥鬼魂,係要去車禍現場,你去筲箕灣無用架!」天使大大一點都不著急:「我要先去我家。拿些東西。」一走進門,牆色竟是大大最討厭的白色,入眼便是一幅合家照,卻只有三人,「大大為何無你?」大大倒係唔尷尬;「那是我還未出生時照的,我哥不是一開始失智,倒是從小有遺傳病,後來我父母發現可以以基因工程做一個完全健康的小孩去治哥哥的病,我便出生了。」

「那挺不公平啊！你的出生全為了你哥！」

「沒關係！能救哥哥我願意」啊！

天使大大總是如此善良！我跟著天使大大走入了她的房間，裏面便是整潔有序的書櫃，我扭頭問：「我可以看嗎？」「可以你就看看等會我找好東西我們便走了。」「好」我隨手拿起一本past paper，夾住了大大作答既題目

邊個DSEr未試過同試卷對愁眠！不過大大條條都答得好，好似一擊就中，咪住先！點解d答案都甘官腔？！邊到見過？係啦！就好似從marking scheme

直接倒模出來！再勁再勤力都無可能...答到甘標準「我已搵到！」我速速放回past

paper，但見大大隻手腕有個紙片人印記，好眼熟，咪同佢身上平安符既圖案一樣？！不過都係我望得太明顯，大大巧妙蓋住手腕：「我已經搵到，走啦」「你搵咩？」「係一個鬼魂熟悉既信物，要帶返佢除咗袋重要有信物？」

原來信物係一支雙生花釵。「真架？真係帶走鬼魂既程序？」「係啊我地先搵地方過夜等聽日就可以帶哥哥走。」

-----  
大大主動話租間房過夜，同女神共一室，我簡直爽死！趁佢check in個時，我實在有d唔放心，攞本尋魂手冊睇吓

睇吓先

「...如果要帶走停留係世上既鬼魂...係無需凡人做係一個叫鬼速隊既地府組織既工作。帶唔走原因只有三個：此魂並未亡故、此魂被人扣押及此魂受屈...」

吓但大大哥哥已經死咗，大大話會都係搵唔到佢哥哥莫非車禍另有隱情？

「...若言要搵返呢類稱之『迷失』既鬼魂就要帶上探魂燈同熟悉既信物先可以帶走...」

唔怪之得大大一直要攞住個探魂燈，又要信物

大大好可能知道，佢哥既死，唔係純屬意外！我要去提佢！

「咦唔好意思頭先有位著住件碎花白襯衫加條海軍藍針織長裙既女仔係到登記？」

「啊你係佢同房？呢個係你地房卡，佢頭先話有事出一出去。」

死火！我要搵佢，如果唔係佢好可能有危險！

好彩，我係地上見到有條紅線，沿著走越耐越感受到探魂燈既氣息，又返番大大屋企--原來大大係佢哥哥間房

大大，其實..

-----  
我不停向後退，手緊握住顆糖，我成個人都僵硬咗

呢個，真係我識既天使大大？

我見住，佢正攞起張被，要蓋住佢哥哥既頭

「大大...你係咪搞錯咗d咩...」

「無！我要殺佢！」

大大既笑已失去光采:「你以為得你一個有尋魂手冊？只係想唔到你係個理智粉。」

唔係未亡故、唔係被人扣押、係受屈！

「你一開始上世就策劃車禍車禍想令你哥消失,點知一家人心入面重有佢,所以你就跳轉再殺你哥！」

佢笑得越發冰冷

「好人死之前要做明白鬼,甘你,可以去死啦。」

## 雙生花•傷心生02

第一個好彩,係我搵到大大,揭穿一切

第二個好彩,雖然係賤佬科令我中招,但無佢顆糖,我依加已經唔可以再安坐同佢廢話

「所以阿賤啊唔係科先生你一早估到唔對路？」

「自然,唔係就唔會俾顆糖你。」

「啊你好意思甘講--我差d命都無!你點賠啊!」

「放心,我已經搵咗人幫你追討。」

眼前又嚟咗兩個人,一個著個一身紅衣;另一個就著住一套神社侍奉服,腰間就掛住個印有紙片人圖案既平安符。我即刻捉住佢,「就係你,一手教大大壞方法,先令佢對自己哥哥下毒手。」

佢只係默默抽出手:「你只會見到你想見,我不必多言。」

科先生出聲:「穆蘭,唔好亂講!佢係神社女孩,叫素幽!另一個叫土里!」

著住紅衫既土里倒係笑住話:「我地鬼速隊唔係手尾隊,唔好次次出事就搵我地。」

「唔敢煩你,鬼速隊大隊長,只係個探魂燈你我都需要!」

「放心!科先生!就知你小小野唔可以keep好,我早就用紅線連住個探魂燈。」

紅線?

眾人只係掛住傾點處理件事,倒無人見到我有異樣既表情,素幽笑住話:「科生你又添咗人地亂窩」

科先生冷笑:「唔係你介紹過來點會出事。」

素幽聲調提高咗:「原來有錯係我!」

點解空氣之中竟然飄住一陣奸情味我望住土里,佢早已反白眼,「好啦你地重想要個探魂燈,就幫吓我手。」

賤佬科個面已經非一般黑:「係啦行啦土里。」

「吓唔係土里搵咪得?」「穆蘭同學我自己都有私事要辦加!」我托托手:「放心你無人煩你走啦」

土里同科先生走咗之後,我望住素幽,越望就越唔順眼,一定係呢個仆街帶壞天使大大! :「係你誘使天使大大同你做咗交易令佢可以精準知道人地需要。」

「甘你又知?」

本身都唔覺大大既帶貨能力甘準有問題但自從見過大大既past

paper我就隱約感到,呢種能力,其實係一種超能力:「係你帶壞大大先搞到佢今時今日既田地!」

素幽倚住椅背:「呢D的確係我做既壞事,但我要話你知,你既天使大大係自願既。」

「無...」

「無咩可能?!麻煩你用番正常模式諗,你生下來只為救人,救完就連最基本既關心都無,你真係可以波瀾不驚咩?」

-----素幽時角-----

我一開始見佢,佢係著住一件碎花白襯衫加條海軍藍針織長裙,重束住兩條辮子,我開玩笑:「你睇落去咪又係一個學生妹...」

佢只係冷冷吐出一句:「幫我整傻我阿哥,我要奪舍」

原來佢有一個資優生哥哥,但身患重病。「好地地重咩要甘玩殘你阿哥?」「無佢,我就無責任;無佢我就自由」

啊同類人,困死於自己所謂既使命。我幫你



後來我先知,正正因為佢阿哥,佢先降生以救佢阿哥。不過呢次奪走佢哥既智商,係真為自己定其他人,我比佢更清楚。

於是佢依我所言,騙咗佢哥來神社但我支開佢準備下手,佢阿哥哥竟然話:「我怕痛,你快D擺走啦」  
佢知咗  
但佢話:「我係欠咗阿妹佢擺我無話好講。」  
原來你有個甘好既哥哥

然後,天使大大都係得唔到心之所想「今次我就要斬草除根,我要呢個家只剩下我呢個優秀既女兒,令爸爸媽媽既眼只留係我身！」

好啊要得到自己想要,有事就要不擇手段

可惜佢用一支雙生花釵誘使阿哥衝出行人路撿,騙得過佢父母,但騙唔過天地。佢阿哥係受屈之魂,自然停留於空間。

見係一場客人,我決定搵土里幫手,捉番佢阿哥,度化佢,免得佢父母日日心中只有佢。

「唔係被困,佢係自願留低」我聽土里甘講重驚  
土里話·天使大大既哥,係自殺

「天使大大既哥忍夠痛苦既病,就算失智,都知妹妹對佢早已恨之入骨,所以乾脆去死。」

Wait甘自殺既人自然魂飛魄散,天使大大無必要動手,亦唔會得手,但我突然諗到d野:「土里佢有無話恨過父母？」

「咦又有...」

「係局,哥哥先係玩死阿妹!」

就係明知父母心中只有自己,妹妹一心只要父母,呢個阿哥

偏偏要解脫之餘,亦要各人不逐願

「好似話當初為咗爭家產,明知個仔先天不足都唔去落咗去。」

再可惜,天使大大已經跳轉咗

-----  
「你就唔俾人地兄妹情深咩？」我早已紅咗一對眼  
素幽話:「係你太天真啦,呢D痛苦,本來就無解。」

無解...

我諗起自己d嘢

「睇怕科先生今次要出去好耐...」

「其實,你同佢中間係咪有咩...」

「誤會?你話呢?」

我今次無講嘢,只係茫然看住支雙生花釵,好耐好耐。

# 但求此生，不入宮門01

----生命就係一個循環 又翻到痛苦既原點----

( 一直都想寫古風,於是我就冒住仆街風險寫,求輕放,如果唔鍾意古風下次就會係番現代,係關於女主既感情線>•< )

我係土里,鬼速隊隊長。自從科先生出咗去搵返個探魂燈,我就受托工餘去照看一下穆蘭。佢做生意越來越順手,已經成功做到第十個懷錶,但每次見佢一等閒就擺住支雙生花釵望出神,或姐就擺住一男一女既公仔係到清潔。我有D唔忍心見佢甘樣,於是就話:「你識佢地」

佢頭都唔抬:「係啊」

「係你親人?定朋友?」

「係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三秒懂佢意思,竟然係一個女仔。正當我努力運轉該如何答佢,車門已經開咗

咦?呢個咪係大齊朝東太后上官湖?!上次收一個亡靈回地府就知佢心上人正正係上官湖,莫非....

禮貌上,我先行過禮:「民女參見東太后。」

佢徑直找個位坐下:「哀家要跳轉。」

我一驚:「敢問東太后,是否知道何為跳轉?」

穆蘭早已走出來,「這是跳轉原則,你看好便走吧。」上官湖說:「哀家知道。」

我想,這不失一個讓穆蘭散心的機會。「穆蘭東太后此終不太懂跳轉,你陪陪她去吧。」

「好」

-----上官湖視角-----

我叫上官湖,這一生,位至太后,權傾天下,獨負一人。我本叫葉湖。我本叫葉湖,十歲之前,我只是一個戲子之女。說來奇怪,母親每晚勤練跳功,晨起練氣,卻一直不得擔任梨園坐部子弟(意指戲團的主心骨),她連教我的本事都有。可能不止我一人看不過眼,班主也親自指明母親擔任戲目《武后登泰山》花旦。

母親晚上完全睡不覺,整個人浸醉在登頂的亢奮與驕傲,我看著便笑了,母親笑我便笑。

結果,我第一次懂,世事總未如人意。

那天我忙著端茶送水,幫著小二們招呼觀眾。本來戲演得順利,但母親一出場,場上開始喧嘩,叫罵她是個木頭娃娃,自己上場演都比花錢看她好。

「這女人倒不如去青樓賣,想必還是有人愛看她的矯情樣。」

「戲子也不過是個婊子,用來嬉鬥陪睡還肯,實刀實劍,還不如一個男花旦」

「滾下來陪老子吧!女娃就是只能待在家中,拋頭露面成何體統!」

「甚麼女帝?!要那種浩然大氣,灑脫自在,永遠都比不上男人!」

道貌岸然,衣冠禽獸!甚麼比不上!可我除了握緊托盤握得指頭髮白,連出聲都做不到,就眼淨淨看著母親,在一大頓弄來臭雞蛋,狼狽下台。

我不敢去看母親，每次她一不如意，便會打得我傷痕纍纍。可我就只有一個母親，她也只有我一個女兒。我一走進已迎來繁重的桂冠。「你。。。你是不是看著我落難心裡早已快樂成花？！你說！你這個小賤人！」「娘我沒有！」

「葉瑗有本事別總拿你女兒出氣！就算你賣身，你自個兒沒本事，爬床也白費啊！」一看不過是個上不了台的老女人：「你別亂說！我娘不是如此不知廉恥之人！」可我看看娘的臉色便瞭然，即便如此不堪，她也是我娘：「這如何？不過是娘為自己掙取的手段，有錯嗎？至少比你倒貼沒人要來得強！」正當我以為老女人要如常打我時，我沒想到，周寧娘出現了。她連眼睛都不抬：「很閒嗎？那去倒屎！」老女人不服：「我明明。。。」「想倒光全梨園的屎嗎？」老女人咬著嘴去倒屎。

我娘大概尷尬打算溜了，「站著！你嫌不夠丟人？」娘：「那敢問本園大花旦有何指教？」周寧娘終於抬起眼睛：「你堂堂一個官宦之女，去當戲子不說，難道你要難為你女兒，繼續下賤下去？」

「甚麼下賤？當戲子都是一門手活！」做得好，我的能耐可以比得上武后！  
周寧娘：「別說甚麼女孩該有女孩的樣子，就說你自己本事，你會演戲嗎？」其實我們三人都知道真正的答案。但我想不到的是周寧娘說：「至少讓湖兒寫點真本事，跟我學藝吧！」

不經不覺我就跟周寧娘學藝三年，演的戲目越發是好，漸漸巷中無人不知葉湖之名，拿手的戲目，更有「小武后」之稱，每次一登台便坐無虛席，相映之下，娘漸漸走到幕後，成了樂工了。以前在台下是我；現在是我娘我。

可想而知，我跟我娘已經無話好說。小武后是好，但終究不是真正的武后。而我，迎來當武后的機會。

原來，我是當今孫大宰相的庶女，他經過多年尋找，終找到我們母女，要給回我們榮華富貴。

這不是話本的情節嗎？如此美好的事就落在自己身上！我堆出最可人的笑，可我娘一臉黑線。輪到她眼都不抬：「隨便你。」

「娘！」你瘋了嗎？你真以為做戲子可以做一輩子？三年來，我總算明白，人間不易。

若命中早已有安排，跟着便是。如果我是戲子之女，我便做一輩子的小武后；可我是宰相之女，我便要做，武后。

意想不到我爹說話了：「別裝，有千金大小姐不當；做戲子又捨不得好日子，要不是如此何來的湖兒？」嘖嘖原來是我娘見錢開眼。

「孫大宰相，說誰辜負了誰，這還說不清了！」

嘖嘖嘖這又是甚麼事？算了，你們的破爛事，我才不管：「爹你如此辛苦找我們，我和娘總不能辜負你的心意，請爹帶我們回去！」

我娘用力一抽，抽住我的手臂：「你要捨棄你娘嗎？」

「女兒不敢，但我們都是生來尊貴，不該好好跟從命運，成就自我？」

「你這叫成就自我嗎？如果...娘真的...很愛當戲子...」

娘第一次低聲下氣，可已經不是三年前了。

「那就怨女兒不從命。」

後來，我走後一月餘，我娘就病死了。

-----  
不過我去的新家，也不是省油的家。

孫家共有四女一男，庶長姐孫明媛，難產而亡的胡姨娘所生。嫡二姐孫明眸，當今落雁郡主，長居宮中；嫡四妹孫明蓮，生來帶有蓮香，和嫡子孫承歡皆為正室王氏所生。我從未見過我的庶長姐，爹說她只是姨娘所生，不重要。不過我倒是一個連庶女都比不上的私生女，你倒是每次帶我去各式宴會見重臣。真特別。

全是出采的人兒。不過要我爹找我這麼多年，自然不是尋常婦人。王氏不是出自普通家族，她姑姑是當今太子之母賢貴妃，而二姐自然是太子的青梅竹馬。可是我發現二姐與太子，竟是無話可言。

「臣婦王氏帶同小女們見過太子。」或許我在過去多場宴會把安分守己乖巧可愛的庶女形象演得栩栩如生，終於可以入宮見賢貴妃。太子長得不甚了了和坐在旁的二姐相比，倒有幾分失色。二姐容貌的確配得上「落雁」這個封號，加上在宮中住了數年，英姿瀟灑，容囊華貴。可她眼睛只直丁丁看着王氏和四妹，連個笑容都不給太子，未免太不給臉。可怎想這個太子妃不見得她不想當，還是先別說話。

不過我的四妹啊，在心計上青出於藍。「太子哥哥，蓮兒想你呢！二姐回到家都不提你，蓮兒都不知哥哥近況。」曄我要是二姐，早已心中把你侍候了一輪。王氏倒是插活：「明蓮還小，還請太子和郡主寬恕。」

大家也馬上笑笑過了場，可我得看出二姐心中早已五味雜心。賢貴妃看不過眼便道：「不如銘兒你帶郡主和三小姐在宮裏走走吧，三小姐頭一次進宮不太熟悉宮中情況。」太子起身：「回母妃，兒臣今天要和禮部商議下月祭天的事，恕兒臣未能相伴。」四妹再插話：「貴妃娘娘難得入宮，蓮兒挺想逛逛還算熟悉宮中環境，不如貴妃娘娘讓蓮兒相伴太子？」我佩服死了賢貴妃，要是我。我早就掛不住慈祥的笑容。最後二姐說：「還是臣女帶三妹逛逛吧！不勞太子。」

大家都很無趣散了。我和二姐默默沿著宮牆走，倒是二姐先開口：「這宮門，多少人爭破頭皮都要進去，真不知這宮門有何過人之處？」我答：「榮華富貴，人之欲也，二姐姐你看到漂亮東西，倒不會不想要。四妹妹如是。」我故意放慢最後一句，看看二姐究竟是何等心思。

沒想到「我志不在此，我在於一展所學，巾幗不讓鬚眉。」

我明白了：「二姐，作為官家女子，想出頭，終究得嫁高門，這是必要手段戲目也是如此演。」

她蹲下：「那三妹妹知不知道，依靠得來的，終有一天保不住。」

「那是她們沒有本事。在此世道，女子本就要相夫教子，跟著倫常，再沒有點目光見識，自然保不住。若有本事，先以依靠為手段，再以自身能力順勢而行」

二姐站起來：「是我走眼了，孫明湖。」

「彼此彼此。」

我們沒有再說話，只是沿著宮牆看到牆下一個氣宇軒昂的少年，看上去是個武將，樣子挺俊，我好奇想問二姐他是誰，卻第一次看見二姐用如此溫柔的眼神看著那少年，嘴角還不自覺上繞。

「二姐」

「唔？」

「看來這宮牆仍有姐姐想要的。」

二姐疑惑看著我，發現自己失態連忙說：「三妹你亂說甚麼？！」

可下一刻便看到那少年迎來一個小姑娘，長得比不上二姐，不過少年馬上拉上去，滿面都是笑。

回宮後爹特意獨自和我一同用膳，告訴我他替娘在祠堂設了牌位，又留下一堆手飾，我盯著早已吃光的飯菜，不知娘在天之靈有何感想？

---

一看過了除夕到了元旦便是祭天的大日子，自從和二姐混熟，家裡對我這個庶女越發客氣。不過就算二姐不是郡主，她仍是一個值得交深的人。

二姐十歲時借用南夷國的山神傳說為我大齊國解開外交困局，使南夷國再沒有由頭討要大筆賞錢，我們也不必怕他們的水軍，不動一兵一卒。

二姐十二歲時使用流利的北雪語和得體大方的態度,促成了和北雪國毛衣的交易·更直接把國家貿易額提升一倍。她的郡主之名便由此而來

孫明蓮常常吐嘈二姐不過嘴皮功夫好,那我不客氣:「那你也試試可不可以用你的嘴·要來個郡主封號?」結果她不理我好幾天,爹倒沒有因此發火。他對我很好,不是昨天送給我西域的琉璃燈,就是今天送我南夷國一路直送的荔枝糕。我本以為爹宰相收入豐厚,可我發現爹一月俸還不夠制他一套官服,就知道不對勁。

官場宴會上我裝著吃飯,耳朵卻聽著,官員個個收入都是撐不起場,連官服都要自己掏腰包,自然是要火石等透些錢幫補一下。但連皇上都沒有的荔枝糕只不過是我家平常小吃,沒日沒夜的家宴看戲,似乎有點太張揚...

「何止張揚?!分明就是功高震主!」

「二姐多心了·皇上倒沒有什麼意見,祭天更破天荒請了爹和幾位一品官員,連女眷都不分嫡庶請進宮。」

「三妹你知道有那些官員請了進去?」

「唔...除了爹還有上官參軍、紀太師、吳司空,二姐你想說,皇上的邀請別有用心?」

「但願聖上能看在我份上別放在心上」

「湖兒,登高跌重,咱家的地位已經夠高,別去進宮呢!」

當時我心中只有自己,後來才知,是我親手將孫家推入火坑。

萬元二十三年春,孫宰相親自將孫三小姐記入嫡母名下·從此宰相府有三名嫡女。及後天祭,落雁郡主求請賜婚,聖上許之·與賢貴妃嫡兄獨子王悅結親。孫家三小姐與上官皇后對答如流,皇后親手摘下白玉鐲贈予三小姐,更即場下帖邀請三小姐上府作客。皇上在側欣然微笑。

萬元二十三年夏·王孫聯姻,禮用紅布遍佈整個京城地下,更由紀家及吳家出錢用一百名高僧圍著京城祈福誦經。孫三小姐入宮小住伴落雁郡主出嫁,期間和皇后同住一殿。

萬元二十三年秋,孫家、上官家、紀家以及吳家互相勾結,中飽私空,不敬聖上。故男眷皆被斬首,女眷皆沒入官妓,唯落雁郡主及王氏母女三人實屬無辜,特許無罪。宋家舉報有功,封宋家嫡女為太子妃。

## 但求此生，不入宮門02

「三姑娘，三姑娘！你作惡夢嗎？」一睜眼李奶娘就在我身邊，才驚覺已出了一身冷汗。我趕緊起來，「姨媽我無事，還有，現在姨媽叫我湖兒比較合適，我只是你失散妹妹遺下的孩子。」

李奶媽回過神來：「都是姨媽糊塗了。快去吃飯，已經煮好飯了。」我緩緩走向桌子拿起飯，埋頭苦吃。李奶娘和李叔叔逗着我說活，不過就只有他們的兒子劍闌回話。吃完後，我徑自走去樹林，在湖邊坐下。

我忘不了那天的情景

當日我如常從皇后宮中回來，竟見到爹：「爹你不是仍在上朝...」下一刻我便閉上嘴，因為我發現了不對勁，爹穿得如一個農民。堂堂宰相為何如此？此時我心中瞭然，二姐果然是宮中住，這些謀計，我以為逃得了。不過癡人說夢。我只笑說：“爹你是要出去嗎？女兒去備馬”

你若離我而去，我沒意見。

我卻不知，爹一扭頭抓著我：「湖兒不怕爹護你。」

甚麼？！我的五官頓時凝固啊不，爹你說笑吧！我不過是你的私生女。

爹轉身叫來一個女人，還往我懷裏塞一袋東西：「你現在就是李奶娘姪女，她要回鄉看兒子，自然帶上你！」我立馬明白：「那孫先生是李奶娘親戚，自然要一同前去！」我捉著爹不放，但他推開我的手：「人多招疑，快走！」

「不！爹！」不是的！不該如此！

我不管淚涕全沾到爹的衣袖。我不管！李奶娘走上前拉開我，爹用力打我的手臂：「孫明湖清醒點，你現在走還可能有命，再不走就沒了！」

我一鬆手，李奶娘便拉起我，我不管了！我大叫大喊：「不！爹！不要！」

那日夕陽的殘光照映出爹的背影，我記得，他隱隱發抖，輕說一句：「小瑗兒，今次，我真的，去找你了。」

記得第一次進家門，你親熱拉著我的手，給我最大的房間。

你親自敲打王氏，這才是她真正不敢對付我的原因

你把嫡女該有和不該有的都給我。讓我在宮中行事方便。

你甚至在我生辰搭了個戲台，讓我一展才華。

我曾以為你對二姐是敬；對我只有寵

原來還有愛。

爹，你知道嗎？

由你將我帶走，我從此心中開始有了光，有了溫度。

可是我...明知再搭上皇後咱家危險就更大而我....

不知從那讀過的一句:仰天一笑淚光寒。我照做了。「原來你在這裏！」果然又是劍闌，看來他又沒事好做。本來就是一個尋常鄉下少年，李奶娘不敢煩我，偏偏這小子次次感受到我寒如冰霜的氣場，還次次與我說話。臭小子，你都不懂我。「別傷心，我娘可把你當作親女兒，你來之前，娘一口氣把我趕出房，要把唯二房間中的一個給你！」

只是守我爹的命令吧了

「娘每天煮你最愛吃的水煮青魚，你不知道，新鮮的魚多貴啊！」

我沒記錯爹給了李奶娘一筆錢

「娘還知道你掛心孫家，每次都會出城去打聽消息。」

出個城，順個手，而我也不是甚麼孝女：「好啦！我都知道！」說着便站了起來「哎哎哎你別走，我就是想說

你要好好過日子！」

我要好好過日子？

對，我要好好過日子！他跟上我：「走吧，我帶你去看湖。」

「這裡有湖？」

「自然有！你不是沒見過湖？你叫明湖啊！」臭小子，你名字有劍你見過劍沒有？

算啦走就走！我跟著臭小子沿著森林緩步，他時而指着頭上禽鳥說牠們的形態慣性；時而指著下面的草木牠們的種類藥性，聽著聽著，風輕撫我既臉

哎有沙入眼！我打算用手揉，只聽到劍闌說：「別亂揉，我娘上次亂揉眼睛結果幾天都在流眼水，我幫你吹吹！」

才不...他不等我回話就撥開我的手，輕力吹著，我微微開眼，在一陣柔風下，他的眼睫很長，眼睛清澄如翠玉，原來他長得不賴啊

哎哎哎我在想甚麼？！他說：「我吹得太大力？」「啊啊啊不是！」「舒服一點？」「唔」「好，我們也快到湖邊。」

湖面閃閃發亮，在耀陽亦不失色，便如一顆顆星星繡在柔順的靛藍絲綢，我總算明白，甚麼是波光粼粼。「生活在此其實不錯」我聽著劍闌，心裏有其他打算。

萬元二十四年春，小湖入城求見參軍夫人王孫明眸。

我自會找由頭，說自己是參軍夫人貼身侍女的侄女葉明湖，帶上李奶娘，侍女便瞭然，帶我見二姐，遣散其他下人

我一見二姐先行大禮：「奴婢湖兒見過參軍夫人」再向前一靠：「恭喜二姐得償所願。」她嘴角輕撓：「你何以見得我得償所願？」「經過家變人不僅沒有消瘦，面色比往日更紅潤。想必...參軍大人就是當年宮牆下的少年。」二姐老臉一紅：「莫要胡說！」

我見下人都走清了，就不客氣坐下。「我想，你不惜危險都要入城，可不只是在參軍府謀份差事吧？」二姐知道孫家旁支和庶子被流放，妾侍和庶女（包括我的庶長姐）全被沒入官妓。

「二姐英明」

「說，咱算一家人，我盡力。」

「湖兒求姐夫協助入宮，成為賢貴妃娘娘的侍女。」

二姐隨即拿起茶杯，「二姐先別送客，我呢，心裏是向着王家，知恩圖報。」

「二姐你看得真真的，如今，天下只剩一家王氏獨大，人人道是太子生母娘家，非同凡響。不過我看，王家不過是另一個孫家、紀家、吳家、上官家。」

二姐繼續喝茶

「李奶娘告訴我,太子親旨收拾了寧波布坊,之前澄月樓遇上財困,二姐應該知道...」

「好我知道,倒難為你在鄉下打聽出如此多。」

二姐放下茶杯·定睛看我·我一把勁說：「多個人多個幫手,宮內新人,有點後繼無力。連鄉下人都知道·當今聖上只沉迷得道之術·賢貴妃娘娘身體漸弱·上官家去年出了三個進士·難道二姐·不怕？」

「我怕·不過·四妹已入宮。你懂嗎？」

甚麼？！你犯失憶了？「二姐·我到今天都忘不了她當初歪著膀子叫太子哥哥。。。」

「她是我親妹妹。」

我的手停在空中·再收起：「親情分不了忠心。」

「她是我親妹妹。」

我握緊手：「好·算我看差了·告辭！」

二姐還是站起送我·「可想清楚？」「她是我親妹妹。」

我嘆口氣·走了。

-----  
-----靠！你這個瞎眼的！你這個親妹妹·心中何時有你啊？有孫家嗎？我。。。有人跟我！靠！是李劍闌·我正想質問他·他緊咬著唇：「剛剛·你說的·都是你心心唸唸？」

我差點說對·但我對上他的臉·我心竟抽了抽·一時說不出活。

「也對·你本來就是宰相之女。」

「我還以為·就這樣一輩子。」

我以為自己只會哼之·心裏卻翻起漣漪·忍不住別過臉。

這不是事實嗎？劍闌·你為何要露出這個樣子？我本來就是如此世利！如此無恥！我可是賣了自己家的人！

想想孫明眸是個重情重義的人·想想自己·我笑著笑著就哭了。我不管劍闌在我面前·蹲下來·先由抽泣·再哭得臉變得曲了·最後成了不知所措的號圖大哭。頭頂上陽光普照·我心如在暝夜·其實我不知道啊！不知道啊！湖邊的閒坐·二姐的敢愛敢恨·父慈女嫻的場面·今生安好·現世安穩·好像都挺好？！

可是·對上劍闌的眼眸·我在裏面看到酷似娘的自己。丹鳳眼下的倔強

我不甘心·走娘的後路

我不甘心·我的女兒要要捱我丟過來的桂冠打

我不甘心·就如此寂寂無名平平庸庸過一輩子

就是武后泰山傲視眾生一刻·我動容了。可惜呢·我就是迫着去爭。甚麼與世無爭·甚麼安分守己·我早就沒有·想成為「小武后」·就得如此。

我要好好過日子

二姐·看上去還是幫不上忙·不過·劍闌可以啊「劍闌我自然想和你一輩子·可是呢·你得保護我·我也捨不得古琴。」

「唔。。。那咱就搬去宜安·那裏可是以琴道和劍道聞名。」

「好拉拉手·誰先放手誰是狗。」

「我就是成了狗亦不放手·小湖」



## 但求此生，不入宮門03

萬元二十七年春 大齊宜安上官府

劍闌哥哥和我都幫着準備今夜宴席表演，他不放心，可我胸有成竹：「若是我真的乖乖跟大伙彈那平沙落雁，有何出眾之處？自然彈點別才能突圍。」

「青山隱隱，敗葉蕭蕭，不如歸去，孤城越絕三春暮。不就是如此閒來自得？」「要是聽這些的人真得如此想，也不用次次強調如何瀟脫，裝逼不如真快樂。」「那你要做甚麼？」我拍拍他：「沒事，是首加了點新鮮的平沙落雁吧，信我不傷人的。」「別胡來，我還要腦袋和你和爹娘去看湖！」「知道了，劍闌哥哥！」

很快到夜，眾人入席，表演快要開始。

「皇后駕到」「臣等見過皇后。」「爹你快起。」是時候了，我一撥手一撓指，便把琴音轉調了。「為何我突然覺得輕飄飄的？」「你看，周國公你都笑了！」「哎我現在都覺萬物皆空，甚麼都不算一回事。」「不是啊，我倒覺得我成仙了，沒有人得了我眼」「好琴音，一下子矛塞頓開。別理官場了，去當仙吧。」劍闌哥哥同皇后一樣發覺琴音轉調，可惜啊，加了點新鮮的平沙落雁只對不知天高地厚又心野的人起效，劍闌哥哥比起缺心眼，皇后娘娘是意志堅定，要不我就可以不費力收下兩顆棋子。上官皇后宴後見了我：「你這琴音，是修仙道音。」

「正是。」我取下娘留下的木簪，「當初臣女得知聖上忠於修仙，木簪上的口訣配上娘娘家那本冥靈志，終於編成此曲。」

皇后笑了：「終於有人悟出了，不浪費我找冥靈志和養歌姬的心血呢。」我的入宮之路，也快到了

萬元二十八年夏，上官皇后及簪姪女上官湖入宮，隨即得盛寵，封為湖貴人

萬元二十八年冬，湖貴人之兄上官劍闌封為禁軍首軍，保衛皇家，賢貴妃病逝，聖上悲痛，後無法下床，太子監國。

萬元二十九年春，王家因勾結北雪國和南夷國被抄家，王參軍夫人被廢去郡主之位，孫明蓮獲封太子良娣，產下世子。

萬元二十九年冬，王悅和其女兒王墨病死獄中。湖貴人有孕，晉為湖嬪。

## 但求此生，不入宮門04

皇后娘娘把玩着手中珍珠如意，雖仍保持溫和得體的微笑，手卻早已握著如意握到發白「下去吧！」青琉抖着手告退。一點笑容都沒有的皇后是最嚇人的。整個春風宮只剩我倆，她說：「本宮好姪女，不是打算大了肚子就可以過好日子了吧？」

「皇后娘娘臣妾不敢。」

「那上次本宮勸說皇上不必討伐北雪國，你倒是去那呢？」

「娘娘今天不似昨日了」

「別以為你有孩子就可以安然生存，沒本宮，你別想撐到生存！」哈以前我倒會有些怕，可如今如何，反是我在保你啊，皇后娘娘！不過我還是下跪了

「娘娘是湖兒的恩人，於公於私湖兒都不會忘恩。可是娘娘，太子黨羽豐厚，根深蒂固，有宋宰相的扶助，更有了世子。並非湖兒的琴能左右。湖兒不瞞娘娘，近日皇上連奏折都收不到，全去了東宮。」

是的，我剛入宮便發現，皇帝早就不是皇帝了。有人曾因此出奏折討伐太子一黨，結果第二天曾橫屍大街。我底下有些間諜和劍闌說，我們不是太子黨一員，好自珍重。

「那你..

.你竟知情不報..人來..」「娘娘，是的，是臣妾不慎本想著至少皇上不至於連碰都碰不到，卻...娘娘臣妾的孩子一定會盡心侍奉娘娘

這孩子 已是上官家最後的希望。」

到了最後一句，這SB終於安靜了，她嘆了口氣，叫我退下了

吓我還未投訴你們整個上官家如此不抗打。族中子弟好學不學竟去逼良為娼，還打着皇家名義，沒被殺頭只流放已是祖上積德，你這SB還想如何？！

我大肚子啊吸氣呼氣別生氣小心氣壞孩子

我走宮門，白雪茫茫，雪花輕輕掛在我簷上，真美「臣見過湖嬪娘娘」原來是劍闌，我叫雲諾退下，肩並肩走過一片淨白

「娘娘，該不會滿足於一個嬪位。」

「我自然不會了」

「臣就知道娘娘從小不甘於人下。」

算啦，沒必要糾結私情我別過眼說：「本宮要你去查一下王家，還有找一些信得過的穩婆。」

「臣遵命」

「記得留神宮中和禁軍，本宮可不要最後的王牌有甚麼變故。」

「是。」

「湖嬪娘娘加把勁奴婢已經見到頭了」

「娘娘雲諾已經去找皇上...」「不必找抓緊時間看好門戶本宮要見的是...啊啊啊啊皇...后和...啊...禁軍

首席！」我的媽啊常言道女子生產如在鬼門關走一回。這根本就不是走一回，這是在刀鋒上走無數回！痛痛痛痛痛啊！你這小子趕緊滾出來啊！我心中不停想：娘生我的時候是不是也如此？那我真的罪過了。

是不是連自己夫君都不能伴自己呢？我不知受了孕期影響，竟愁緒多了，忍不住留了滴眼淚。「娘娘不要難過上官將軍來了！皇后亦在更衣，很快就到。」穩婆端上湯藥，我用力起來用銀針驗毒才敢喝下去。劍闌行過禮：「宮中一切妥當，請娘娘安心生產」有你這句，本宮安心了。一下子小子都找到力量，一衝就真的滾出來了。穩婆一看正要笑著報喜，雲諾馬上走前：「是個公主，恭喜湖嬪娘娘。」穩婆頓悟，抱着小公主向剛前來的皇后：「恭喜皇后娘娘，恭喜湖嬪娘娘，娘娘誕下一位公主。」皇后果然鎮不住如常的笑容，咬著牙：「沒用！」說完便揮袖而去。

「你們都退下吧！」「是，奴婢告退。」

「娘娘，真的要如此嗎？」今天的雪真大，空零的枯枝承載着沉重厚雪，不知劍闌有沒有多添衣裳，從前在上官府都是我替他安排。我垂下頭，拉扯着一個禮貌的笑容：「你看，枯枝未出新芽，時機未到啊。」

又是年關，潔白的雪竟比去年更厚更多，枯枝終於承受不了折下。我又想想，未到時機。宣兒仍是個天真「小公主」，雲諾正陪「她」玩雪。忽然宣兒腳下一滑，雲諾還未能走近，劍闌早已搶先一步，抱住了「她」。我馬上跑去，雲諾拉走宣兒。劍闌跪下：「臣失敬，還請宣公主湖太嬪娘娘恕罪」幸好你記得宣兒是「公主」與情與理不合。我蹲下看宣兒下身，好在未撞到，倒是有些怕，宣兒可能不能出事，我連忙叫雲諾帶下宣兒轉頭便見孫明蓮。嘖嘖嘖這些年孫明蓮倒是越發討人厭，那個時候不想見她便是見到她。我堆出笑容：「嬪妾見過儷貴妃。」「臣上官劍闌見過儷貴妃。」孫明蓮自從成了太子良娣，便步步高升，二姐被廢去郡主之位喪夫失女不知所蹤她就成了宮中唯一妃嬪，頭戴鳳冠耳穿東珠。當年的太子即當今皇上腦子進水，端正二姐倒不如歪頸的妖豔賤貨，我笑容快掛不住，孫明蓮倒好，又來吧吧吧廢話一場。

「本宮昨夜侍奉皇上，階下最近深受一事困擾。本宮偶知湖太嬪之前時常留在禦書房，想必對朝中之事有獨到見解。」吓又想給我下套不過最近朝中之事。。。我隱約記得，是當今皇帝想攻打北雪國，稍等，好像就北雪國想用和親化為玉帛。。。我壓下慌亂的心：「貴妃娘娘說笑了嬪妾之前有幸侍候先帝不過跪在門前恭候先帝空閒下來才一同用膳，絕無踏進禦書房一步。」「那也不打緊因為這次涉及到了後宮。」幹我果然沒猜錯「若嬪妾有能力必全力相助」「那便好本宮得悉北雪國求娶皇族公主，本宮的瑞兒才剛出生，幸好宣公主已經五歲，可以成親啦！」我現在連笑容都掛唔住：「貴妃娘娘可宣兒。。。宣兒還未及簪。」「不急，先定了親，穩定局面。」我呆了，為了對付敵對勢力，你連個5歲姑娘都不放過。孫明蓮啊當年二姐與北雪國世子交情深厚亦不曾答應求親皆因那冷死人不償命的氣候。你如此行徑和置宣兒于死地有何分別。

我目送孫明蓮，如果你硬要把活路塞死，那就不要怪我無情了。「劍闌以前我想著好歹她是我的四妹，宣兒算得上她的「侄女」。罷了別跟她浪費時間。你領一隊死士打扮成北雪獵戶去打劫軍隊，如果捉到就說受北雪國皇帝指使。」「可是。。。誰信？」「自然無人信，我不是要人信，而是要給個藉口。「給個藉口？」「對經貿脈絡握在他國手中，當今皇帝自然不爽，他會想過和親了事？他只想攻伐。」「但國庫空虛，階下會如此妄。。。」「自然會，由他連母妃娘家都對付那天開始，我就知道，他只是個多疑的智障。」劍闌默默退下，我看著他的背影，有時候他和宣兒一起玩我看著，挺像一家三口。而雲諾的到來拉回我的思緒「恭喜湖太嬪，奴婢找到孫明眸啦！」「好，如虎添翼！雲諾，叫她跟劍闌一同去，你跟我去找西太后！」「是！」

華盛五年大齊軍隊遭北雪獵戶劫殺，北雪獵戶和世子皆稱受北雪國皇帝逼使。大齊國皇帝憤令攻打北雪國，北雪國世子借此奪位。

華盛八年，大齊軍隊大敗，失去重鎮裳棠以及雨衣，國力大衰幸得孫明眸出使促成停戰，重封為落雁郡主，湖太嬪因提賞之功，晉為湖太妃。

華盛九年，皇帝不理眾臣反對攻伐南夷國，結果死于南夷。上官家由西太后上官先後帶領，聯同各家以中宮失德未能勸助先帝為由策反。禁軍最後反攻皇宮。宣公主實為先皇次子，由東太后交臣扶助登上室位，是為慶生帝李宣煌，年號慶生。宋皇后、儷貴妃、東太后即已故的賢貴妃和她的太子，瑞公主被廢。湖太妃上官湖尊為東太后，落雁郡主獲封為護國公主。

## 《番外---如果俾我回到自殺當日1》

---痛苦是,我二十未夠

就已經想放棄人生--- (暫時寫吓穆蘭接到其他個案,當個番外,唔影響主線,請放心食用)

溪水潺潺流過我腳好涼好涼啊白雲輕輕劃過空中好靜好靜啊,我一扭頭見到表姐還有悠悠,不禁提高聲音:「快來我又捉到蝦仔啦!」當她們急步迎來,風忽然吹起。沙沙聲響令我一下子看不清前面,再揉捏眼睛,便看到芒草堆中依喂的二人

我一下去站起來,果然馬上成為全場觸目,林生緩緩走來,再用力將文件在桌上:「Ada其他組已經發表既報告,你呢?」窗 天花板 燒咗既光管 隨風而起既繩

我見佢已經長到擋住電腦熒幕,揮手一撥,先發現撥咗堆空氣。周圍目光投來,我唯有低頭睇手機,一下子彈出一段段追命message,又係老母。隨手一放眼前debit credits躍出框框 一個個數字飄出窗

竟然化作一隻隻黑鳥 橫渡維多利亞港 我再定睛 黑鳥早已做回數字 安份守己站在框框之內

我企起身關起窗 拉低的窗簾 再次無力做回報表

終於收工啦明月早已掛起街上寂如死城。我今晚好彩趕到巴士,一坐下位竟見奪命call「好啦依加有本事就唔理阿媽!」「我知你有睇我訊息!」「道歉都無用!」「你唔好返屋企啦!」我差d衝動按吓錄音:「你估我好想返?!」又有想過,係咪要講清楚不過算啦,重有下次,唔好浪費口水。有時心知肚明一d嘢就算數喇.....只係我想唔到更糟糕係後頭。有隻手搖晃我嘅身體,一醒見到風景馬上shit咗出嚟。個司機眼皮都唔move「唔好意思請問我去。。。」「總站,唔好問我邊有車番去!」我心中忐忑:「頭先我。。。」「唔駛sorry態度更差我見唔少。」

意想不到間車竟然停咗呢度,細個時同表姐好多時上來,依舊可以遠眺維港萬家燈火,依舊燦爛迷人。不過睇風景嘅人早已暗淡無光。無以前

閃耀,何以得知依加不堪。風擦撞身體,急速下降,空氣漸漸凝固減少,正到我伸手撕掉樹枝撞到嘢,抬頭先發現原來係地鐵站!吓?呢度點會有地鐵站?我或者可以回家回到心中所想。所以我毫不猶豫行人去,一見車站竟係只有開往筲箕灣既車,時間重係個別1700!!!口廿。。。照上咗去再轉車啦!但我一上車就知唔對路,我重要明日上班

「你話,回到過去,會唔會可以消除痛苦?」我直接答:「吓?」

個女仔擺住懷錶:「不如我俾個跳轉你?返到當初。」當初?我可以嗎?反正一場空夢。「無所謂啊」

於是我返到來2014年夏天,我自殺未遂當日。當我走到天台,實在不知如何算,我。。。竟然唔合格?!由細到大每次我一定係top 3

就算唔係我依然名列前茅。可笑係上到中學我先發現自己咩都唔係,人地小學已經英文教書,去過西歐,唔緊要,最緊要係贏終點線

。。。終點線。。。依刻先明白,你一個第一名小學畢業係一文不值。原來要到終點線,前面係有條見唔到巨浪。人地話,只要你努力,就可以去到終點線,唔係咩?唔係咩?我一個月前已經狂做math exerices,明明我已經會做咁多,點解?點解啊啊啊?!!!我望住個年的自己,為咗個math exam

就要死,但捉住個杆唔放手。我終於笑出多日未見的笑容。小朋友,你大就明,巨浪就係滑唔過,你幾努力只係命裏無時莫強求,佢哋哋你。

## 但求此生，不入宮門05

係呢位東太后一言難盡嘅故事，我先發現我地已經去到目的地，上官湖話依一刻佢準備同佢嘅劍闌哥哥剖白道別，明天就跟上官皇后入宮為妃。眼見佢一心衝出去要話俾劍闌佢從今以後只會跟住劍闌，我連忙拉住佢----點會同一個時空中出現兩個相同嘅上官湖？！莫非上次Ada返去2014個時不但替代唔到當時嘅佢反而同2014嘅Ada對話，跳轉系統真係出咗問題？「你何故不同我講清，呢一刻重有另一個本人？現下可作如何？」我頭大但此中我地係服務提供者，看住另一個上官湖妙思一來：「等等你睇，另一個上官湖同你毫無分別，你哋記憶一樣，他人根本睇唔出個分別。你不如依加就去同劍闌講，再一齊私奔，就讓另一個上官湖替你入宮。」上官湖眼前一亮：「對！本來我答應皇后要入宮，現在反悔反會引致殺身之禍。只要我今晚馬上同劍闌哥哥走，以劍闌哥哥名義留一封絕別信，呢位上官湖就毫不懷疑甘入宮，而我和劍闌哥哥往改名就可以安心過我哋嘅好日子。太好了！」我係上官湖見到難以忘懷嘅笑容。萬元二十八年夏，上官皇后及簪姪女上官湖入宮，隨即得盛寵，封為湖貴人。同年一名長相相似女子名 葉思媛與一名男子名 李不玦

結為夫妻 萬元二十九年春，王家因勾結北雪國和南夷國被抄家，王參軍夫人被廢去郡主之位，孫明蓮獲封太子良娣，產下世子。葉思媛則與李不玦 生育雙生兒，取名為 李長樂 李長安，定居愉城，與愉城客棧東主 蘭夫人相鄰。大家讀到呢到想必以為上官湖現在的葉思媛係happily ever after吧？如果結局真係甘好，甘我就不會繼續留係到，呢個故仔就唔使講到第五回啦。過唔呢件事，我先明 生命就係一個循環

又翻到痛苦既原點。我自己當然有問題，好好叫處理完佢哋咪返去，只係我實在唔想返去再見到支雙生花釵望同最熟悉的陌生人。我唔想面對，呢個殘破世界。「你又要去邊啊？好心你就安分守己留係到看住長樂同長安啦！」嘩我終於明婆媳關係係世界上最無可能共存共榮既關係，之前李奶娘先對葉思媛客客氣氣現加就日日為咗d邊個去睇小朋友吵個飽。我已經唔去勸解，呢d

事，應份係佢嘅劍闌哥哥去勸。「奶奶你反正得閒，我出去可以賺多d錢，將來大家生活好好多。」

「啊啊你好意思咁講！明明屋企有男人，現加你哋已經有小朋友，你自然應該留係到啦。」咩叫自然應該留係到？！邊個話一到照顧小朋友家人就係女人負責？都要個女人願意先得加！我都忍唔到：「但李姨，思媛姐姐唔想只係留係屋企，而且長樂同長安可以自己煮餸，李姨平時只不過去打麻雀我哋都尊重你，俾你做想做，咁你都要尊重思媛姐姐。」結果今日有d唔好彩，李奶娘條氣更加唔順氣：

「你有資格出聲咩？當初好地地啊啊湖喂係街上 見到你無家可歸就要收留你，現加好啦多咗張嘴要喂，本來只屬長樂長安現加就要分俾你個個又唔係親又唔係戚既人！」「喂喂喂我都好過你得有出力掙錢，你呢？成日打麻雀次次輸錢。結果要劍闌哥哥用本來俾長樂入學既束條還你既賭債。你先係搶咗本係長樂長安既資源！」「你你你！葉明湖你重唔幫我！」葉思媛冷眼旁觀

：「佢有講錯咩？講事姐。」李奶娘頓時面色鐵青，我哋先看到劍闌哥哥已經企係門口：「湖兒你邊可以幫住外人？」唉又嚟啦。我都係幫幫手啦，「李姨你係咪申時要去張師奶打麻雀？我同你去啦我打麻雀好掂加！」好啦總算拉走到李姨減少傷亡範圍，往後睇你啦葉思媛。劍闌走向上官湖：「頭先既事我知到了。」葉思媛行去坐低：「咁今次你有咩唔滿意？你唔想我去布坊幫工我就唔去。總唔係你啊娘自己其身不正你都唔俾我講句。」「你總要瞞着我。」「咩姐你想。。。」「我想點，今次係你要去醉怡樓做技師！醉怡樓係咩地方你好意思話我轉頭？你好等錢洗？你好飢渴難耐啊？！」

「你講咩啊？」葉明媛不復剛才冷靜，佢完全想唔到劍闌係甘諗佢「係你心中我係d甘既人？吓？」「你重有面講？當初係你嫌我賺得唔夠硬要我去入宮做樂工，搞到我無得見長樂長安。跟住見到人地入咗正選，又硬要逼我用所有既錢去走後門。娘見無錢先諗住去打麻雀贏翻。」「啊係我錯我都係為屋企...」「你係為屋企定為自己啊？」葉明媛一下子冷靜咗劍闌冷笑：「從頭到尾你都係接受唔到。」

其實係咪我錯咗？葉明媛食完飯決定帶長安沿路行去大明湖「娘親，你帶長安去邊到啊？」長安並唔

受今日既事,或者對佢嚟講吵架已經係家常便飯。葉明媛個心抽一抽努力笑住:「係大明湖你阿爹同阿娘相遇地方,好靚加」「甘你地係咪係個到吵架所以識咗?」氣氛秒尬「啊自然唔係啦爹同娘只係有d分歧」「分歧?」「即係爹想要食菜娘想食肉」「吓甘就要吵?」

係囉甘就要吵餐飽,或許只係我一廂情願:「如果屋企只係三餐剛好無多餘錢俾你同哥哥去玩同學習,你接受到嗎?」長安真誠甘望住我:「接受到啊爹同娘唔好再吵架我都接受到。你地以前明明好好,連水都要一齊飲。」今晚我再一次同葉明媛躺係竹椅仰望星空,又要聽佢控訴劍闌不是。唉我早知就返去車廂咪再陪佢但我唔係無試過結果係唔成功可能我做錯咗d咩步驟姐...下次搵番本尋靈手冊睇睇。「其實我諗清楚啦穆蘭。」死頭先無留神佢講咩不過都係離唔開個幾句...「想佢上進根本係為咗我自己。」「之前一直以來我誤以為重新開始同劍闌一齊咩痛苦掙扎都無曬,但根本唔係甘既一會事。原來陌路人最終都係陌路人。」當魚同熊擲係一齊,最後只會係魚鱗刺傷熊皮,得不償失。我再一次想起最熟悉既陌生人只係我今次終於唔再心生怨恨而係釋然。不必痛苦。我無需恨楊花。佢已經同穆阮一同淪為車廂中不得動彈的公仔。所以我問:「甘你打算?」「和離。」「真係捨得?你明明重喜歡。。。」「就係喜歡先唔可以任性地叫對方痛苦下去。」個日天色微暗,蒼茫蒼茫,葉思媛只係背住一個小背包,同我一齊離開呢場夢,劍闌長樂長安係門前看着。佢哋看住我哋離開,大家好有默契唔出一點聲,但走着走着,我哋聽到一陣急速起步聲,葉思媛馬上話: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於是劍闌無再向前行,葉思媛亦無回頭。我只係感受到壓抑既空氣,受唔住要出聲長安終於衝出嚟,從後抱住葉思媛:「娘唔好走,以後娘要我同哥哥出人頭地要我哋點我哋都肯!娘唔好走啦!」話畢葉思媛衣服早已沾滿佢眼淚,葉思媛咬牙不回頭:「但你地快樂嗎?」「當你長大,你就明白。」葉思媛亦終於回頭:

「娘今年除夕一定會返屋企,就算娘唔再回來,娘一直都愛你同長樂」長安無講自己明唔明,但就放開手,看住我哋離開,最後笑住同我哋講bye

bye。行到一段路,葉思媛要行去皇宮,於是我就同分份別:「你終於可以真正稱心如意,甘我係時候走啦。」「你去邊啊?」「好似你,同過去自己和解。」「啊。。。甘祝你成功。」「承你貴言。」

—————科氏車廂————— 我係土里,鬼速隊隊長。上次我叫穆蘭同大齊朝東太后上官湖一齊回到原點解開心中結,本來我以為東太后定同劍闌琴瑟和諧,怎得佢哋最後相分,但東太后依然獲得獎勵。佢靈魂穿到原本時空既上官湖身上,做回佢既東太后,只係佢今次真正稱心如意,而劍闌既命都算保住,我以為穆蘭終於返到我唔駛再做呢到管事(悶到抽筋)點知佢自己要再跳轉,要咩去同同過去自己和解?!「喂!喂!甘邊個看住科氏車廂?」「麻煩晒你啦t hx」「喂?喂!!!」頂!

## 記憶如碎片·往事不如煙01

——痛苦係一個注定失敗·等於徒勞無功既過程—— 我係穆蘭,就係上次一下任性去跳轉到自己高中時代既人,依加先識後悔---呢個時空重有另一個我,我又無身份證俾人捉到咪死!我未諗到點處理時閃咗個人----佢竟然係科先生!上次我唔小心整唔見咗探魂燈(詳見【雙生花·傷心生】)科先生忙於搵燈嘍佢依家手上咪有探魂燈?只不過暗咗少少佢唔係借搵燈自己自制假期?「嘩科先生你好得閒窩!」「喂咁你呢?我係老細自然幾時返都無問題你係員工先應該好好留係車廂!」「but個車廂係你唔係我我只係打工姐I dont care」未等佢反駁·迎面就係兩個警察·我先留意到科先生面色蒼白·但我依家無空再細想。自從雞蛋花學運·呢個時間點再唔帶身分證出街同自殺無分別·成日都有人無端端死咗。。。呢個係林太未來得及改變既時空·係一個注定失敗嘅時代。(詳見【何時再相知】)警察果斷叫住我哋:「身分證!」正當我以為今次跳轉衰咗·科先生竟掏出兩張符合當時嘅身分證·更再授出探魂燈·兩個警察·問都無再問·就走咗。但今次我無多問·我睇得出科先生心情好差·重同探魂燈有關·有少少關自己事:「多謝」「嘩原來你重識趣。」我就無咩所謂:「其實我唔係偷懶只係。。。我想做d私人了斷。」「咁你去邊?」「穆英公寓。」只見科先生眼神一下子有神:「我同你一齊去。」講唔定同探魂燈有關·不過多一個人多個幫手。我終於可以見翻爺爺·表哥·重有姨表姑·楊花。The closest strangler 只係當我越行近屋企·越唔知應該點反應·科先生心好急·就推我直接入去·一見就係爺爺·佢已經黑晒面·因為我又四圍玩唔溫書佢已經ready唔理我西面花開始一段訓話點估到我一下子撲去佢懷中:「爺爺!好對唔住!我知錯!」對唔住·一直辜負你期望一直甘任性一直甘不負責任最後重要害死你對唔住直係對唔住我既眼淚一下子收唔到已經好大力吸氣爺爺發現我唔對路:「啊蘭係咪有人蝦你?你出聲爺爺點都係你個邊!你只要唔好搞到羅家就呸!就算係羅家啊爺都護住你!」我一聽就更收唔到聲·結果爺爺話:「喂。。。你你唔好喊啦我我。。。」表哥口吃話:「係係啊。。。啊蘭。。。蘭唔好難過我哋係。。。係一家人啊。」我一擁住佢哋:「無錯·我哋係一家人。我穆蘭答應你哋往後會護好你哋」爺爺正正身子:「穆家人講得出就做得得到·重唔去溫書。」我總算笑臉:「係·爺爺。」食完一餐飯見到已經走咗甘多既人同事·我心中忐忑漸走·今次還有可以轉彎餘地·你哋一定唔會再出事!我看住窗想起前世。過咗今日楊花就嚟到穆家·知書達禮嘅佢·比起只係會玩既我更容易得大家歡心·更甚係佢係爺爺妹妹遺女。而每每當我再一次要爺爺動用勢力先可以原校升班·楊花就全級第一·往後更成功考入只有自己人小圈子既國家發展部·為穆家打通黑白兩道生意起咗巨大助攻。不過我唔黓佢搶咗風頭·重係爺爺就唔會成日只係記得訓話我·而且我同被深深吸引。再後來·我為咗令楊花唔再受羅少騷擾·同羅少打咗一場·結果就成功得罪羅家·爺爺係一場本來要殺我嘅車禍中·死咗。只不過·國家發展部係車禍後反而清算穆家·本來俾我哋嘅項目全都轉左去羅家·穆家股票被惡意中傷跌到一文不值最後破產。我重要到入咗大學見到楊花同羅少定婚既新聞稿先明白。。。楊花·今次你就受翻我受過既野吧!



## 記憶如碎片·往事不如煙02

「拍！」一下子我見到一個小石投向窗前，再望鐘先記得約咗科先生，條友雖然賤格渣男少少但要佢人生路不熟係甘等佢，於是我就係袋抽出個時嘅穆蘭一門拍醒佢，佢一醒果然咬牙切齒：「你竟然敢整暈穆家大小姐，重冒認我，你信唔。。。」「信唔信我打你一禍？係咪無論過我連你要齎人地口頭禪都知。」說畢就捉住佢左手跨出窗，佢面色秒變白，連佢自己以前整傷手都知：「甘你今次信我未？」「哼。」我們同科先生會合，就同佢講左要借自己身份幫科先生搵探魂燈，佢再次唔樂意：「憑咩要我幫你地？」「就憑我話曬以後d野俾你。。。」「我點知真定假？」「好啊我話你知聽日個個楊花會着白碎花裙特意為討好你俾你一條新雙節棍，甘你信未？」穆蘭走後，科先生已經忍唔住：「你唔好話我知就係靠個時嘅你可以carry out 到plan？」我反白眼：「你唔係真係當我經營韶華酒店多年只係靠運氣？我哋係要得佢信任，最後入去做依然係我哋。」「work 咩？」「喂！控制以前嘅自己，易如反掌啦！」